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駱義呆了一呆，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祇聽見刀鋒劃在牆上的嘶嘶聲響，接著砰然一聲巨響，牆上開了一個大洞，透進天光，金蒲孤呂子奇與李青霞二人連忙撲奔過去，駱義已先他們從洞中竄了出去。

等他們三人穿到洞外，祇見駱義手握修羅刀，正想住心口戮去，金蒲孤動作最快，撲上去握住他的胳膊道：「你這是幹嗎？」駱義慘然道：「我的三個弟兄爲了我慘死蛇口之下，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金蒲孤正色道：「他們爲你犧牲，是因爲你先爲了他們而自陷危境，你這樣一死，算對得起他們嗎？」

駱義大聲道：「那要怎麼樣才對得起他們！」

金蒲孤放開了手道：「他們雖是死在蛇口之下，但毒蛇並不是真正殺死他們的兇手！」

駱義怒道：「那你才是殺死他們的兇手，假如你不削斷他們的手，他們何至於失陷在暗室之中……」

金蒲孤淡淡地道：「你要這樣想也未嘗不可，刀在你手裡，你殺了我替他們報仇吧！」

駱義對他瞪了一眼，終於長歎一聲，把刀子擲在地下，返身又朝洞門裡奔去，金蒲

孤一把攔住他道：「你可是進去想把他們的屍體搬出來？」

駱義怒道：「不錯，這件事你也要管？」

金蒲孤道：「我可以不管，可是我提醒你一句，火鼠已在穴中，你移開屍身，火鼠立刻進入屋中，你來得及逃出來嗎？」

駱義征了一怔才咬牙道：「逃不了來就陪他們死在一起，我總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金蒲孤笑笑道：「那你不如拾起刀來割下自己的腦袋痛快一點，早知道你死意如此之堅，我剛才就不會阻止你自殺了，真想不到你們這十二個人是這樣糊塗，難怪駱仲和不拿你們當人看待！」

呂子奇在旁道：「金大俠這話可錯了，他們這批人中並非個個是糊塗蛋，比如說那個駱強就聰明得……」

很輕描淡寫數語，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效用，駱義神情先是一呆，然後掉轉拔步飛奔而去！

金蒲孤手中拿著那張斷了弦的弓，望著駱義背影，呆呆地不作一聲，呂子奇拾起修羅刀交給他道：「金大俠今天真冒險，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個強盜窩吧！」

金蒲孤搖搖頭道：「不！我不能走！」

呂子奇一怔道：「不走？難道大俠還想

去找他們拚命！」

金蒲孤咬咬牙道：「黃姑娘還留在這裡，我一定要找到她，跟她一起離開，我不能把她丟下去不管！」

呂子奇想了一下道：「也好！老朽……」

金蒲孤連忙道：「呂老與李總鏢頭都不必去了，呂老的錢鏢已失，光憑武功，恐怕難以抵敵！」

呂子奇佛然道：「老朽武功雖不濟，這把老骨頭還可以一拼，大俠何以視老朽如廢物！」金蒲孤道：「呂老不可誤會，在下有更重要的事需借重大駕，劉素客未除，又跑出這麼一個駱仲和，天下形將大亂，祇有呂老對這兩個人最清楚的，因此在下希望呂老珍重此身，迅速聯絡天下武林同道，以謀對付之策，以呂老的聲望，始可取得大家的相信！」

呂子奇道：「金大俠如登高一呼，響應者必更多！」

金蒲孤搖搖頭道：「不然，第一因爲在下年紀太輕，第二，在下於青蓮山莊對付石廣琪的手段路過偏激，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感，絕不如呂老之呼召有力……」。呂子奇沉思片刻才道：「老朽失去了錢鏢，跟著大俠也幫不了什麼忙，既是這把老骨頭還有別的用處，祇好是苟且偷生了……」

金蒲孤又沉重地把手中斷弓與袋中剩餘的金僕姑長箭一併給他道：「這兩樣東西也請呂老保管一下，希望我能留下活命來取回他們……」呂子奇大惑不解地道：「金大俠不帶弓箭去？」

金蒲孤苦笑一聲道：「是的！我自從學成武功以來，弓箭從未離身，今天恐怕是我第一次改用其他武器！」（一六二）



她看到兩人相擁的側面，壯碩的光陽正抱著孟虎的頭，還將一顆大頭枕在孟虎的肩頸處，而孟虎雖然沒有回抱光陽，卻是閉著眼睛的陶醉模樣。

她怕自己忍不住驚叫出聲，連忙用右手捂住嘴巴，趕緊倒退一大步，將自己隱身在玻璃門的牆邊。

她沿著牆面緩緩滑下，屈膝跌坐在地。

他們……他們……原來……所以……

直到客廳的大燈關了，崔幼晴才從震驚中慢慢站起來。

蹣手蹣腳的靠近玻璃門，發現孟虎和王光陽都不在客廳了，她才有勇氣打開玻璃門。

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她一頭栽進枕頭裡。

她將整張臉埋在枕頭上，放聲的哭、用力的哭。

當年孟虎拒絕她的告白時，她祇覺得愁悵和難過，可是一滴眼淚都沒淌掉；現在她卻覺得深深絕望，那是種無法負荷的情緒。

也許她內心深處還有那麼一絲絲的期盼，期盼和他終有手牽手的那一天，誰知他愛的竟然是男人！

光陽的靦腆、孟虎的體貼。

難怪他說光陽是賢內助，難怪光陽願意爲他洗衣弄早餐，她早該猜到他不交女朋友的原因，爲什麼她還要傻傻的把一顆心放在他身上！

敲門聲響起。

「晴晴，晴晴！妳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門外是孟虎的聲音。這是什麼磚牆？怎麼隔音設備這麼差？

她起身打開房門，沒打算遮掩自己的狼狽。「學長。」

孟虎顯然被她一臉的眼淚給嚇到。「怎麼哭成這樣？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她再也不需要矜持，反正他愛的是男人，於是她雙手攀上他的頸子，身體一

斜，整個人埋進他懷裡。

她幾百年前就想抱抱他，可是一直苦無機會，沒想到機會卻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

對於她的投懷送抱，他聽著她的哭聲，才慢慢將雙手放在她肩上，輕輕拍撫著。

王光陽也在此時探頭出來，孟虎用食指在唇上比了個噤聲的手勢，王光陽明白的點點頭，又把腦袋縮回房裡。

「想要談談嗎？」他問。

她還是哭，哭得很淒慘。

「這樣站著也不是辦法，到我房裡，好嗎？」沒辦法，她的房間實在太小，根本沒有旋身的空間。

她在他胸口點著頭，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將她往房裡帶，然後用腳跟將房門踢上，扶著她在床上坐下。

他任她哭，一直遞面紙給她擦眼淚，直到她哭累了，自己收干淚水。

「想說話了嗎？」他問。

她看著他，這麼優的男人，爲什麼要喜歡男人？她寧願輸給女人，也不要輸給那個笨光陽。

「我失戀了。」

他很詫異。「妳很愛他？」

這一個月以來，他知道她在躲他，甚至有時他前腳進房，她後腳才肯走出來去浴室。

他很無奈，很想和她重拾在登山社時的情誼，可是他還拿不定該怎麼做，想著若是太討好她，會不會反而讓兩人的關係更加尷尬？」（十九）

姐姐看到我時，立刻叫住我：「我想請你幫忙送一份食物。」

「魅問題，要送給誰？」

「這裡有兩份齋飯，請幫我帶一份過去，另一份我來拿，當你送到了以後，就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是正府呂尾寺的英泉先生的嗎？那一份呢？」

「那一份都可以，反正都是相同的東西。」

於是我和姐姐各拿一份齋飯出去。

「阿島：其他的部份就請依照順序端上來，我會在餐廳等候。」

「是的。」

我和姐姐拿著齋飯并肩走入餐廳由於兩個人所站的位置使然，我手中拿的這一份很自然地送到蓮光寺的洪禪先生面前去，姐姐則將食物放在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面前。

兩個和尚一邊用手拉了拉衣袖，一邊點點頭稱謝。

放下齋飯後，我和姐姐分別坐到自己的位於上，不久。阿島和其他女傭人陸續將客人的食物送出來。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料理，請大家不要客氣，盡量享用。」

我打過招呼後，洪禪先生及英泉先生輕輕地點了點頭，就將自己面前的酒杯拿起來。

洪禪先生的名字聽起來年紀好像很大，其實祇不過三十多歲，他的身材很瘦，戴著很深的近視眼鏡，如果不是穿著袈裟，看起來和書生沒有兩樣。而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則正好相反，年紀已經五十好幾，也戴著一副深度眼鏡，但是眼睛有點向上吊，兩頰各有一條從上到下的深皺紋，好像在說明他以前的生活是多麼的苦似的。

在這種場合所談論的話題，通常都是從對死去的人的追憶開始，但因爲哥哥的死法不自然，理所當然的大家就避免去談他，反而以洪禪先生作爲話題重心。

洪禪先生日前未婚，村長及西屋的主人野村莊吉先生都在設法幫他物色對象，觸及這個問題，年輕的洪禪先生立即滿臉通紅，臉頰上還一直冒汗。旁邊的美也子看到這種情形，反而更加煽風點火，使得洪禪先生的頭上有如鍋爐般充滿水氣，大家見了不禁哄堂大笑。

就在大家正談笑風生之際，想不到居然發生驚人的兇殺事件，想起當時的情景，此刻我拿著筆的手還在發著抖呢！

洪禪先生及英泉先生好像都不太能喝酒，吸了一口之後，便立即拿起筷子來。其他的人也陸續動手吃飯，阿島則忙著帮大家添飯。

然而，突然間席上傳出一聲慘叫聲。

「啊……」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到尖銳的叫聲後，才將頭抬起來，祇見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用手從後面架住洪禪先生的身體。洪禪先生的手和筷子同時垂到榻榻米上，另一隻手放在喉嚨和胸前的位置。

「啊！好……苦……給我水……」

現場馬上有四、五個人站起來跑到廚房，而其他的人也都跪坐了起來。

村長繞到洪禪先生的後面，望著他的臉緊張地問：「洪禪先生，你怎麼了？振作一點！」（四十九）

蝴蝶媒

作者：南岳道人

柔玉小姐聞言道：「聽說此情，真覺可念，萬一他日我若遠去，我少不得向夫人說，求他將你嫁一個讀書人，遂爾之願，必不負了你我相愛之情。」韓香道：「此亦非妾所望，妾之本意，祇願終身朝暮相隨小姐，得見才子佳人，唱和吟誦，妾便老作婢妾，亦所甘心，望小姐留意。」

柔玉小姐點頭道：「我亦有此心，祇不知上天可肯遂我兩人心願，且待臨時再作道理。」看官，你道韓香這一節話因何說起，祇因他自己有幾分才色，又且乖巧伶俐，連日見將青巖這等少年人品，胸中其實羨愛，若不是華家規矩森嚴，他已和將青巖早占春光了。

今日之言，明明說出，這也是人情之常，祇是在柔玉小姐不便開口，須要看他兩個緣法如何。

那閒話休題，再說將青巖在前廳飲酒，翁婿深談，三鼓方散。將青巖回到書院中，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分咐家人院子，明日早到山外去雇轎馬入夫，未及付畢，衆家人院子答應道：「一切轎馬入夫，都是華老爺雇備停當了，祇待明日早行。」三人聞言，各去安寢。將青巖走到房中，除了巾幘，解衣就枕，忽然想道：我前日有一個詩稿在袖內，今日那韓香替我縫綻，不知可曾看見。忙向袖中摸索，覺那詩稿的卷兒大了些，取出來向燈下看時，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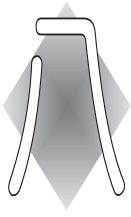
祇見那詩稿卻是封著的，再拆開裡面看時，變作兩張，全不是自己的詩稿，口中暗暗叫奇。細看那詩稿上的手跡，認得是柔玉小姐的。

再看那詩，卻是柔玉小姐和他記過的四首。那詩中的意思，還是未結親以前的，語語正氣，字字開情。那首詞兒，是既結親以後，勸他早歸，莫誤大事，叫他不可再近妝樓，恐被人看破的意思。

將青巖看了喜道：「俺那柔玉小姐，真是個冰清玉潔之人，想我這衣服一定是他親手縫的了。」忙拿起那件衣服到燈下，看著那新縫之處，親了幾個嘴兒，叫了幾聲親親熱熱的小姐。又想道：「我那詩稿，此時一定落在小姐那玉纖纖的手兒、黑溜溜的眼兒裡了。」自言自語，直到漏聲四下方睡。

次日絕早起來，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進去謝別華刺史和華夫人。

不多時，華刺史送他三人出來，後面跟了三個院子，捧了兩個拜盒，每個程儀二十四兩，門外轎馬入夫俱已齊備。將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起程。（三十七）



橫溝正史

招魂

倪匡

梁若水點頭：「他一連請求我六七次，說是他的研究，有了極大的、意想不到的突破，足以改變整個人類的歷史，影響人類今後的進化」

良辰美景咋舌：「太偉大了！」

我則自然而然搖頭，太多人以爲科學上的一點小發現就足以改變人類的命運了！

梁若水續道：「他表示，他需要一個助手，而我是最合適的人選，我經不起他的請求，才答應了他。」

白素沉聲道：「可是實際上，你並沒有參與他的研究工作！」

梁若水現出憤然之色：「若不是費力在學術上真有那麼出色的成就，我一定把他當瘋子！我興沖沖地回到本市，一下機就到海邊他的實驗所去，誰知道他竟把我堵在門口！」

梁若水的話，令得各人大是愕然，溫寶裕叫了起來：「你就連實驗室也沒有進去？」

梁若水攤開手：「請問我應該怎麼樣？使用暴力，和他大打出手？」

白素道：「請把經過情形，詳細說說，回想費力醫生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梁若水神情遲疑：「雖然他的行徑十分怪誕，簡直豈有此理，但是我絕不會認爲他在從事什麼和罪惡有關的勾當！」我悶哼了一聲：「那要看你對罪惡的定義是什麼！」梁若水的俏臉通紅，十分肯定地道：「任何定義，任何角度出發的任何定義。」

我歎氣：「不能說得那麼肯定，自上帝的角度來看，人的一切行爲，都有罪惡的影子！」

梁若水忽然縱笑了起來：「那自然，我說的任何角度，自然祇是人世的角度。」白素緩緩地道：「梁醫生，沒有人想判定誰有罪誰沒有罪，祇是想從費力醫生的言行之中，尋找一些問題的答案」梁若水深深吸了一口氣：「費力是我們研究的項目的權威，在他的一再請示下……」

梁若水確然一下機，就直赴費力的研究所，那是大約兩個月之前的一個下午，風和日麗，天氣極好，當梁若水在研究所的門口，按了鈴，等待開門時，半轉過身望著艷陽之下，碧波粼粼的海水，大是心曠神怡，所以，接下來發生的事，對她來說，也格外不可思議。

她按鈴之後，等了一分鐘，沒有反應，於是再按。這一下，又等了半分鐘，才聽到了一種低沉而疲倦的聲音，自門口的對講機中傳了出來：「誰？別打攪我！」

梁若水和費力，曾在好幾個重要的醫學研究會上見過面，作過討論，自然認得他的聲音，她立即興奮地叫：「費力，我，梁若水，我來了！」當她這樣叫的時候很明顯地聽到了費力發出了一下深吸一口氣的聲音，接著，便完全沒有聲音，又過了足有三分鐘，在梁若水已感到可能會有極不尋常的事發生時，門打開了，費力閃身出來，隨即把門在背後關上，臉色蒼白，雙眼失神地望向遠方，甚至不看站在門前，才從萬里之外，應他邀請來到的梁若水。（八十七）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 slcj@slcjmail.com